

【浮生】

□静嘉

野菜奶奶

又到春天野菜上市的季节。往年这个时候，野菜奶奶早就提着花布兜，出入附近苗圃或校园剡野菜，裤脚沾满泥巴点子。整个春天她都忙得像迎接什么重要节日，剡野菜、打槐花、撸榆钱。经过她的勤劳加工，野菜变成诱人的美食。

今年哪怕没有这场疫情，野菜奶奶也去不成了，她拄上了拐棍，手腕上多了个定位智能手表。她年近九旬，没有上过学，但做农活是好把式，家务样样做得细，平日子里从来闲不住。这段日子，每天早上睁开眼，我就能听到她拐棍叩地“笃笃”“笃笃”的声响，听得我心里有些许不安。其实，她拄拐棍也不习惯，偶尔腿疼得不那么厉害，她就甩开拐杖，独自扶着楼道里的栏杆上下，脚步也变得轻盈。

野菜奶奶很要强，就像地里拔节蹿高的野菜，根韧，粗粝，生命顽强。前些年，我见过她搬着煤气罐下楼，累得气喘吁吁，有邻居上前帮忙抬，她说什么也不用。早些年她住在前面楼上，和我爷爷一个楼。她的老伴是我爷爷的徒弟，所以经常往爷爷家跑。过中秋节，他拎着半布袋从大集上买来的核

桃、大枣进了门，也不见外，坐下自己倒茶喝，喝得差不多了，打个饱嗝就走。他个头高，嗓门大，喜欢骑一辆大金鹿，坐在上面很显威风，每次在外面见到我，总是一声连着一声喊“小丫头”。那时，我刚上小学，梳着两个牛角辫，碰见他就躲起来。

印象中，野菜奶奶家里养过鸡，她经常出去捡菜叶，手里领着一个挂着鼻涕的小女孩，那是她的孙女。她家里还有位腿脚不便的老妪，是她的婆婆。家里人口多，活儿自然也多，午后她经常拎着个大包袱，穿过一条马路，去学校公共水室浆洗衣服。她矮小的背影，在行道树下摇曳出长长的影子，令人怅惘。

后来，野菜奶奶搬到我们这座楼上，成为邻居，我才与她们一家人对上号。生活条件好了，按说她该享清福了，她却依然勤俭度日，自己发老面蒸馒头，从不买着吃。前几年，老伴患病突然去世，她很长时间走不出来，一年半载后，才恢复了精神。闲暇时间她就出去捡废品。儿女劝她很多次，“别捡了，又不缺钱，让人家说闲话！”她装作没听见。慢慢地，儿女们也

理解了，她是图个乐趣。

那年春天，她去对过学校遛弯儿，捡到一个钱包，里面鼓鼓囊囊的，她就坐在操场上等，天黑了也不见人来找。第二天，她又去操场上等失主，心里急煎煎的。有人见她这么大年纪，为了等人被风刮得灰头土脸，帮她找到保卫处。保安要登记，打开钱包，只见厚厚一沓百元钞票，一点三千多元，还有几张银行卡和名片。后来，辗转通过名片上的电话联系上失主，对方喜出望外，连说三句“没想到”，“当初丢了，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能找回！”他拿出现金，硬要塞给野菜奶奶。她用力地推了回去，脸上的皱纹细细密密地舒展开来，嘴里喃喃地说道：“找到人，我的心就落地了，昨晚一宿不踏实！”直到她走出很远，那位失主依然站在原地目送。

野菜奶奶捡来的矿泉水瓶子和废纸盒，积攒多了，她就拉着行李车去回收站卖。她先打好包，过好秤，心里有个数。有一次，卖废品回来她觉得不对头，到了晚上才回过神来，原来对方少给她十块钱。她顾不上吃饭，直奔回收站。开始老板死不认账，她气呼呼地说：“你少

给了钱，做生意不能坑人！”对方最后终于把钱补给了她。时间久了，哪家秤不好，哪家卖价高，她都记得倍儿清。废纸盒捋平压实后打捆，饮料瓶子倒净挨个儿踩扁，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响声，就像放鞭炮。有邻居见她经常在外面整理废品，就把自家的废纸盒送给她，她嚷嚷着不要。后来邻居心领神会，外出时顺手把废纸盒、空瓶子搁在她家储藏室门口，她就没法再拒绝了。

野菜奶奶为人善良，待人真诚，我亲眼见过大雨瓢泼时她从外面抢回好几床晒的被子，那是楼顶年轻住户家的，年轻人去接孩子放学还没回来；我曾亲耳听到她与快递员的对话，“大娘，您得签个字！”“我不会写字，就画个圈吧！”她是在帮隔壁租房的小马代收快递。我还经常看到她拎着暖水壶，跌跌撞撞去给小区附近的菜贩送水，天冷天热，风雨无阻……每年春天，都是她大显身手的时候，包野菜大包子，烙韭菜饼，摊槐花咸食，做好后给四邻分分，“不值钱的东西，尝个鲜！”她总是这样笑着说。我吃过她送来的面条菜大包子，老

面头发酵，纯手工制馅，面皮里掺了少许玉米面，看上去外表麻麻窝窝，却特别好吃，咬一口一包油。我还吃过她烙的菜饼，她听说我胃不好吃韭菜烧心，就单独烙茴香苗的菜饼，刚出锅就连忙送来，菜饼嫩绿泛黄，香气四溢，我忍不住大咬一口，“嘶嘶哈哈”，越烫嘴越吃，瞬间有泪水溢出。有一年，她从外面用竹竿够了一些榆钱回来，洗净、去梗、滤水，做成发面榆钱窝窝，给我送来两个。那是我第一次吃榆钱窝窝，也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窝窝，好像把所有的“金币”都吞进了肚子里，感觉这才是春天应有的样子。

这个春天，注定不一样。野菜奶奶拄着拐棍下楼时，戴上了口罩和手套，脚步小心翼翼。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她从苗圃剡野菜回来的场景，裤腿溅满泥巴点子，脸上洋溢着笑容，身上沾着野菜的淡淡清香。那里面有春天的问候，也有生命的庄严。其实，通过野菜奶奶，我看见了太多善良的人、不屈的人、被命运裹挟而咬牙坚守的人，他们如呼啦啦乱开一气的野菜花，迎着大风盛开，站成这个春天的风景。

【实录】

父母的爱情

□高绪丽



搬新家需要缝制新的被褥。在春暖花开的早晨，我拉着母亲一起走进附近的家纺店，听从母亲的斟酌，选了八斤上年新摘的棉花，扯了一块花棉布。棉布的花色是母亲选的，也是我喜欢的，暖粉打底点缀几多星花，不媚不俗，温暖向上，略带张扬，如同窗外显而易见的春色，让人心底陡生难以言状的喜悦。

要结账时，店员走上前好意提醒，“咱店里可以现场缝制被褥，只收取少量加工费。”我摇摇头，面带微笑，“谢谢哈！我妈妈会缝。”

“我妈妈会！”从小到大，这是我引以为傲的一句口头禅。在外地上学那阵子，校服的口袋开了线，新买的裤子需要改裤脚，别的同学到校园门口的裁缝店花上几块钱了事，我不去。只等放假回家，一股脑儿全扔给母亲，不用多做解释。再返校时，校服的口袋、裤脚全被收拾得板板正正、熨熨帖帖。

孩子搬新家，在父母眼里是头等大事。乡人淳朴，讲究颇多，连缝被絮褥都要选双月双日，图个好的口彩。我乐意做甩手掌柜，把身子窝在沙发里，视线落在不远处母亲的后背上，任由她脚踩老式缝纫机的“嘎吱嘎吱”声回响耳畔，心思早已百转千回。

母亲把包棉花的布这边比

量、那边比划，父亲坐在一旁陪着。母亲边比量边做讲解，知道我不喜欢啰嗦，只一个劲儿征询父亲的意见，“这里压出来一个边，会不会更好看？”父亲这瞅瞅那看看，很认真地听着，不多言，但会适时给出建议。

其实这个场景在我的记忆里已经出现过无数次。母亲在灶前做饭，父亲往锅底添柴烧火，母亲一句“火细点儿，上来烟了”，父亲赶忙将锅底的火灰往两边一扒拉，锅里的“滋滋”声立马小了。要给没有结果的苹果树打农药，父亲往手扶车斗的大桶里装满水，开始兑农药，父亲眼花看不清刻度，喊母亲来帮忙。母亲不慌不忙戴上花镜，同父亲挨在一起，共同找寻白色塑料杯上的刻度线。春风拂面，吹乱了母亲的发丝，父亲看不清刻度线，只能深情地望着母亲。

时光回溯，我仿佛回到了六七岁的年纪。那时，虽然平常日子非常难挨，但到了年末，母亲还是找出压箱底的布料，给我和妹妹各做了一套衣服。衣服是母亲亲自裁剪的。她白天下地干活，裁剪缝制的活只能挪到晚上。那时不舍得用电灯，母亲让父亲把她的缝纫机搬到窗前，再放一个煤油灯在窗台上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缝纫机的“嘎吱嘎吱”声尤为震撼，父亲在旁边，时不时挑一下煤油灯的灯芯，默不作

声。借着跳跃的灯花，我看到不远处墙上，父亲与母亲的身影相互依偎。

新衣服是在腊月二十八缝好的，我们试了试，非常合身。再有两天就过年了，当天夜里，父亲陪母亲一起，缩在炕角，借着煤油灯光给我们的新衣服手工锁边。我不记得到底是夜里几点了，睡得迷迷糊糊的我隐约听到父亲与母亲在小声说话，我使劲揉一揉眼睛，看到父亲正用他那粗短的手指捏着小细针，低着头，一前一后给我的新衣服锁边。父亲缝的速度明显不如母亲，他的手指粗糙，捏着针，有些滑稽。

最近，我要恢复上班，孩子在家没人照顾，打电话给母亲。母亲有些犹豫地说，马上春耕了。没想到父亲在一旁大声喊道：“让你妈去！家里面的活不用你们操心。”有一日，母亲跟我拉家常，说她是不是上了年纪的缘故，夜里睡不着觉，总会想起以前的事情。我不耐烦起来，说她胡思乱想。没想到母亲来了一句：“你们几个都比不过你爸，我跟你爸唠叨，你爸总是安慰我。”我一下子安静下来。

岁月如梭逝，银丝鬓已稀。”有一种爱情，胜似饭后的点心，它不但能让你的味蕾时时保留新鲜的甜，也能让你慢下来，去爱一个人。父母的爱情，大抵就是这样子吧。

留下这世界的年轻与新鲜

□王太生

【世相】

贾平凹在《五十大话》里曾记述这样一件事：朋友约吃饭，“席间有个漂亮的女人让我赏心悦目”，可她一走近，便“贾老贾老”地叫，让他气得不行，发誓以后再也不熬夜了。

贾平凹当年肯定没有那么老，只是美女见到大作家，出于礼貌，选择了一个比实际年龄更庄重的词，以示敬重吧。

人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开始衰老是必然的规律。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衰老？或许绝大多数人会认为，是记忆力减退、眼花、白发渐生，而我观察到的，也有常规之外的衰老。有人先从眉毛开始衰老，眉毛开始白了，有了冬天的霜色。有人从嘴巴开始衰老，上嘴唇和下嘴唇，像被人捏过的饺子皮，慢慢有了皱褶。也有人从眼睛开始衰老，双眼浑浊，有云或雾霾在眼睛的天空中萦绕。

文学作品中的外貌描写，可以看出一个人未老先衰的部位。杜甫从腿脚开始衰老，他在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抱怨，“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，忍能对面为盗贼。公然抱茅入竹去”，那时他才49岁。韩愈从牙齿开始衰老，30多岁牙齿开始掉了：“吾年未四十，而视茫茫，而发苍苍，而齿牙动摇。念诸父与诸兄，皆康强而早逝。如吾之衰者，其能久存乎……”

其实，有一些先衰老的部位，我们看不见。友人侯老三依稀记得，好像是心先开始衰老了。侯老三发现他对许多事情不再保持一颗好奇心，对周围的事渐渐失去兴趣。年轻时，侯老三是个性格开朗的

人，喜欢和别人下棋，现在却变得沉默寡言，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。

衰老的部位，暗示着人体的某些功能在渐渐消减。比如，人到中年以后，我渐渐丢失了激情，10年前我想去的一些地方，现在变得不再向往。

有个朋友说他是嗅觉先老，鼻子不灵光了。从前他喜欢嗅花香、酒香、菜香、饭香，甚至马路上女人走过的香气，现在他只喜欢嗅一口空气清新，比如春天槐花的清香、油菜花的清香。朋友说，经历的事情多了，嗅过的气味太芜杂了，他的嗅觉已经没有从前那么敏感。从前他走在街上，大冬天路边烤红薯的香气远远就闻到了，还有糖炒栗子，细细的清香中带着一股甜。现在化学的东西闻多了，嗅觉不再那么敏感。

朋友还清楚地记得，从前他能嗅到下雨的味道，那种雨点溅在路面上，泛起一个个水泡裹着灰尘的味道。他家院子里长着一棵香橼树，每年秋冬季节，树上的香橼成熟了，一个个硕大金黄的果子，外婆摆在案上作清供，他握一只放在手心，凑近鼻子闻一闻，那个香啊，香得过了几十年都记忆犹新。现在马路上雨点的味道闻不到了，香橼的气息也比从前淡了许多，朋友觉得他的嗅觉机器开始老了。

在这人生的风雨路口迎来送往，嗅觉一老，眼睛昏花，人似乎就开始对外在事物不再那么感兴趣了。世界就是这样循环往复的吧，我们终将老去，留下这世界的年轻与新鲜。